

九十三學年度 台灣文學研究所 (所) 組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

科目 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 科號 4802 共 1 頁第 1 頁 *請在試卷【答案卷】內作答

- 一、 試舉一位後殖民理論家，從其代表作中概述其理論重點。依其理論特色，您認為台灣文學中有哪些作家或哪些文本(一或多、不限)，有應用此一理論進行分析研究的可能性？為什麼？(30%)

- 二、 試舉一份援引當代理論進行研究，札實、有說服力，令您印象深刻的台灣文學研究論文，說明： (25%)
 - (1).論文作者、名稱、研究議題。
 - (2).論文中應用何種理論？請依您的閱讀吸收，扼要敘述該理論的要點(或作者援引的部份)？
 - (3).簡評該理論對該研究議題分析之適恰性、有效度或優缺點。

- 三、 試以文本細讀方法，詮釋葉石濤〈三月的媽祖〉。 (25%)

(能依據子題提示依序回答者，從優計分)

 - (1).小說的敘述視角。
 - (2).說明何為「中心事件」？何為「從屬事件」？
 - (3).將「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重新排序。
 - (4).媽祖的形象如何變形？其整體象徵寓意為何？
 - (5).指出小說的主題意識。

- 四、 解釋名詞 (選兩題作答) (20%)
 - (1).hegemony (霸權)
 - (2).identity (認同)
 - (3).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 (4).modernity (現代性)
 - (5).nativism (本土主義)

被麥草擦破了的面頰滲出著血滴，律夫在他感腦海一隅尖銳地意識著然而繼續地陪走。不能覺得這是來自恐怖，說得妥當些該是由自盲目的生的意志作用。爬出來了甘蔗田的他底眼睛疼痛地感覺到強光。這裡是懸崖的上面，是另一個世界。污濁的河水在三月炫耀的陽光底下，奇特地像條赤褐色的綢帶般穿流著。龍舌蘭和林地投在黃沙上刺目地伸出了濃陰的綠葉，沒有風也輕微地呼吸著，荒蕪的河畔，只有這些植物開著生命的翼，頑強地緊攏著大地。時而在青玉般深透了的天空，不知名的群鳥掠橫過，這時那些黑影就斑點似被散在大地上。律夫雖不息地走著，但總注視到群鳥飛翔的方向，而後的那一條弦似緊張的精神便不自覺地弛緩過來。律夫在黃昏以前必得到E鄉村，他雖沒期待在那裡會有人來藏躲或庇護他，但至少對於他是從跑路的苦痛的解放。他們從N市不飲食地像被追迫的鹿群般拚命地求著安全的地方來。白天，他們感覺連那些灌木天空以及土壤也在睜開眼睛在守望著他們。這是否膽怯？不！是在行動後會發生的，對於生命熾烈的欲望，當同伴們逐漸地，到了藏躲的地方時，也說要庇護他，但律夫卻拒絕。

三月的媽祖

葉石濤

這並不是由自作爲一個領導者對於此次失敗難抑的自責的情緒，寧可說是欲望著徹底地貫徹誇張的英雄行爲。這不能一概地說是虛榮也許會說是來自他底性格，或許可說是他的宿命罷了。昨晚律夫他像被趕出了的狗般到達了陰沉得令人害怕的鄉村。星兒默默地向大地投給冷涼的光芒，月暈像天空中開了的一朵花懸浮著。在律夫那由飢餓而昏迷的頭腦裡有透明的齒車在迴轉，他的感覺被行動和孤獨以及男性的誇耀而分散，一時他在夢的世界裡深醉著。但這種恍惚感卻不怎麼長久的連續，當他踏入了鄉村的邊際，而從鄉村埋的一角那古舊的掛鐘打了一下時。在黑暗中被人瞄準了槍。「誰呀！」的一聲在暗閣裡尖響了，律夫立刻覺悟了自己面臨到了死。瞬間，瘦削的木麻黃的葉子那戰慄聲清晰地叩了耳鼓……「我是我！」律夫吐出了不知名的話語便踢開了槍，乘著那帶（戴）了軍帽的男人的半身翻倒時，律夫迅速地翻著身軀跑下了散佈了石礫的路，沿著家屋的簷陰跑走。那時木麻黃樹葉的顫抖聲便在他的腦海中不斷的細語，農家的白壁在夜色裡被感覺爲巨大的窗子。然而爲著要脫離這般的夜晚的記憶，對於他這充溢了陽光和顫動著生命的旋律的懸崖實是一種救助。在這裡有著白天的生活——律夫這般覺得。自從N市安全地逃出來，不斷地跑走了的三四天，實只有夜晚的世界在N市那那三天的混亂，對於年輕的他，實等於三年的長久。他在這暫刻裡便傾老了。不但是他，對於凡在壓迫之

中呻吟著的人們的確是充滿了狂喜和英雄主義的第三天：都市全體像是一個坩堝裡沸騰似混亂過。日常生活裡會發生的小小的計較，或是利益的衝突和煩悶，那時候便爲了一個目的而集中過。但那裡卻沒有思想性和指導性，他們沒有堅固的土壤——組織。當黨三天軍隊開到市內而槍聲響鳴時，英雄們便像老鼠般偷偷摸摸地躲避了，律夫還記得一個老人家和他底年輕的兒子間發生了的故事：當革命波及了N市的早晨，老人家由感激而顫抖把武器給予他的兒子，一面流著淚，懸著微笑一面揉著手掌把兒子送出去鬥爭，但軍隊開到N市的下午，老人便痛罵了兒子而爲了恐怖臉色便變青白，懼憂兒子的行爲會涉及到的生命和財產。三天前的兒子被父親捧爲英雄，三天後的兒子便成爲罪種。律夫到了那時候才知道，花蕊已被蛀蟲吃掉。他們所認爲神聖的革命只不過是被敵人內部的黨爭利用的。他們的逃亡由此而開始——然而如今他獨自像難群的傷鹿般找著最後的安息所，但他始終不承認思想的失敗，他認爲是方法和組織以及民衆欠缺了指導的緣故。其實民衆卻像被灼熱的鐵，飢餓真的把民衆鍛煉得很強韌，可是始終沒有人使得他們的靈魂滲透意志……。的確夠年輕，對於現實的把握太差，亦沒有鬥爭的經驗，律夫雖然不是一個單純地奉信英雄主義的男子。但總無法有統御情熱的奔騰，冷靜地思索的時間。革命從島的北部一直像大潮般洗盡了一切，頃間便到達了N市。律夫沒有任何種

的計劃，立刻便跳進了那激渦裡而被排流。那時的他只能其準理論——貧乏的公式主義而判斷，然而行動的意欲卻像著一匹奔馬是那麼的緊迫。革命的浪漫主義便像由太陽光溫暖的葡萄酒似甜美地醉迷了他……。

大約走了好遠的路吧，律夫忽然由回想中醒過來，便停了腳。面頰的血已經凝固了。山崖已經盡頭，律夫來到沙丘的頂上。他所尋找著的鄉村在沙丘下那龍眼樹和竹林間突出了濁紅的屋頂。銳烈的草香撲進了鼻腔，從鄉村裡那雄鷄的啼聲引誘來了懶惰的氣氛。律夫想著：「我命運的骰子便會投擲了！」至少這鄉村會得到被判的一個決定——他的死或生的決定。無論怎樣，這對於律夫是個決定。走在由沙丘到鄉村裡的，那反照著陽光的沙路，律夫感覺了復活的歡樂。在這美麗的大自然裡，只有自己一個人和陰慘的想念掙扎著的容姿真有著難以解釋的不自然的地方——一面律夫這樣想著。向著太陽有刺針，呈現了指甲形葉子的龍舌蘭對於律夫便清楚地啓示了生命的雄壯。他不自覺地獨語著說，生是多麼好的！一會兒，律夫走到了一間農家門前，以粘土鋪圍了的打穀場靜穆地反照著陽光。律夫的眼睛剎那間注視於很大的水缸，好久被遺忘了的渴飢的感覺便一時地被叫還來，冷涼的水……他那粗涸的舌頭觸到了水時恰如龜裂了的大地的吹收雨水，水灌入了他的胃中滲浸了腸壁。猛烈的飢餓的感覺瞬間便襲到。我還活著——

律夫的眼前一切東西開始旋轉。紅色的房頂，截斷了青色的一片和一朶佛爽花……。水缸漸漸地膨脹而變成爲在黑暗裡帶了槍的士兵。律夫以爲是胃痛，但卻感覺到疲勞從腳狡猾地傳播於全身而後頭腦發麻……。這裡是酒館的一隅。律夫在朦矓的香菸的渦裡，喝著威士忌，有一條小狗在腳邊調戲。但不一會兒便躊躇在腳邊，小鳥似的怯懼著。當醉漢踢他時小狗便投給他茫然的視線。他那眸子裡有著靜止的時刻……律夫茫然地想著再喝了一口威士忌。肥胖的妓婦，以濁粗的聲音喝著「桃花泣血記」，而向律夫調戲，律夫便輕輕地打了妓婦的軟頰幾下，妓婦便故意地喊叫出來，這時律夫的心坎處便流出了血液，他想著，我這般地生活，我和妳真的沒有其他的生活嗎？律夫的理性在醉迷裡凝視著，頃間，夜深了，那優美的手腕便放出在律夫的肩盤上，他的妻子向著律夫，在那爲了酒而蒼白的臉上浮起了一脈哀愁和對於律夫的愛情，不絕地以低聲細語。

「啊！妳是我的媽祖，妳的心裡充滿著慈憫呵！妳是我的媽祖。」律夫動著那硬直的舌頭反覆地執拗地向她傾訴。他的妻子是個瘦瘦的，精靈般細柔而有無限的媚麗。「是痛飲了酒的媽祖吧！」她開心地笑著。

「妳對於任何一個男人——除去敵人——都是慰安的存在，所以妳是媽祖，妳養著這失業了的我，妳以肉慾的代價，讓我喝威士忌……」，律夫遂哭泣地把頭依倚在她的

胸部。他們回到了房間，開起窗來。房間瀰滿著茉莉花的柔香。貓般把全身依在了律夫的。她重複著「媽祖婆？媽祖婆」。但這媽祖婆有一天爲了過勞，留著律夫而逝世，由此空虛和無聊的時刻便慢慢地圍繞了律夫。「我和妳真的只有這般生活嗎？」律夫每天思索著，他分析逝去了的妻子悲慘的生活，解剖了自己的生活，有一天律夫到達了一個理論，從複雜的思维的泥沼泳到了單純而裸體的神般，樸素的理想。「我復活而呼吸著！」律夫便大聲喊出來……

「你醒了是吧！」平凡而潤亮的女聲響著。律夫茫然地掃視了四圍。木雕的偶像在香爐的後面投著愚鈍的嘲笑。

「你是倒在我家門前的，你想得起嗎？」

無表情的農民們圍著他，這裡是廟內，線香的味兒像發了黴似的，又引誘起幼年時的回憶。女人便屈彎，把律夫臉上的血漿拭取得很乾淨。女人的聲音從遠遠的被遺忘了的世界傳響過來，是的，這是我底那個豐滿的女人的聲音，律夫這樣的想著。

「這應該由你們來決定，如今我是個從N市逃出來的。或許我的名字你們也曉得。

把我交出去吧！我不會麻煩你們的。」律夫向著無表情的農夫這樣說。在那裡有著由勞動或被風雨、沙塵打得彎曲了腰肢的老農夫，由沙眼而蓄積了駝模糊的中年農夫，有著

不像年輕而佈滿了皺紋的青年。他們的手土壤般的粗固，他們的肩頭俯曲，而他們的臉上只有那麼無表情和疲倦的眼色。律夫在心底深處感覺到想要向他們道歉的欲望——他不知怎麼樣，一種不自明的憂愁籠罩了他的心中。

「你豈不是殺了人？」老農夫嚴重地問著。

「你是做了好事嗎？」脫盡了牙子的老婆，以枯燥的聲音問著。

「你爲什麼跑到這裡來？爲什麼你特地選了我們的鄉村呢？」一個年輕的農夫沉重地問著。

「我並沒有殺過人——但爲了大多數生存的必要，我希望能夠殺人。」

「你們也會覺得殺死了那種人是等於做了好事的。」

「我並不是特別選這裡來的。因爲沒有人要藏我，我也不想麻煩別人所以一直逃跑

而爲了疲勞在這裡倒下來的……」律夫好像對自己問答似重複著。他不願意強要人家同情，但事實他卻沒留著站起來而離開這鄉村的氣力。這時無表情的農夫們中間騷亂起

來。因黃昏的逼近，黃色的壯嚴夕光，斜射了廟內。律夫的疲倦再一次的籠罩了他，引誘他睡眠，他陷入死般沉重的夢裡……。意識的模糊使他辨不清偶像和農民的臉孔的區別，農民們的說話聲猶如從偶像發出來。

延伸閱讀

- 一、林堯（林瑞明），〈讓他們出土——台灣新生代「橋」副刊小說選介〉，《文學界》第十集，一九八四年五月，頁二五二—二五三。
- 二、彭瑞全，《葉石濤評傳》（高雄：春陽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 三、許雪姬訪問，〈三二八事件專號——葉石濤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三，一九九三年五月，頁二四—二九。

作者簡介

葉石濤（一九五—），台語台南市人，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今台南一中）畢業。曾任白河川溪主編的《文藝台灣》編輯，並在小學教書，一九九二年退休。擅寫台美人文學、鹽分地帶文學及臺灣文學貢獻獎、台灣文學家生涯獎、國家文藝獎。除創作小說，亦從事台灣本土文學的評議工作。

他的小說充滿濃厚的鄉土意識，注重本土精神與歷史體驗，以描寫人類生存的困境、追求救贖或解放之道路為寫作主題。文學評論，從最早的《葉石濤評議集》到後來的《走向台灣文學》、《臺灣台灣文學》、《作家的條件》等，已有十本之多，其中以《台灣文學史綱》最受文壇矚目，堪稱是台灣文學研究的見證者與奠基者。葉石濤從日治時期參與台灣文學運動迄今，曾受難踴躍進軍，但始終堅持文學的真誠。著作有短篇小說集《葫蘆巷春夢》、《姻緣》、《紅鞋子》、《西拉雅族的末裔》、《台灣男子讀楊潤》、《異族的婚禮》等。

「讓他睡吧，我信任他是善良的人……無論這樣這村裡沒有駐兵隊，外來人亦很少，危險不會很快地就來吧！」女人懇求似說明著。在睡眼的深淵裡掙扎，律夫聽那女人的聲音猶如從清泉裡湧出來的水聲，點癢了他的傷心。——啊！是我底媽祖的聲音，不……是另一個女人的聲音，我還活著！這時再來到懸崖上的律夫並不是單獨。崖上不再是荒涼，一片開滿了落花生的黃花。老農夫把全身靠在鐵柄，遠望著天空的一方，白的雲彩。黃沙一動不動地在等候著雨……。留殘著稀少的龍舌蘭……，但現在這河畔上誇示生命的強壯的不僅是植物，有勞動著的農夫，有律夫，一群被情熱溫暖了的人們。太陽也在歡笑，污濁的河水濕潤了大地，然而那健康而露出了胸部，給小孩子餵乳的三月媽祖也在。律夫想著，大地開起花朵來了。大地屬於真正的所有者，自由和勞動的詩也屬於我們。（陳顯庭譯）

原載於《新生報》「橋」副刊，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